

“国民休闲计划”勿成翻版黄金周

“高雅美女”高在何处？

金融危机使中国入境游人数出现明显下滑,国家旅游局为了拉动国内旅游市场,已向相关部门提交了“国民休闲计划”。据《青年报》昨日报道,该计划旨在采取具体措施倡导奖励旅游(对优秀职工)、福利旅游(对低收入群体)、修学旅游(对学生群体)、银发旅游(对离退休人员)等,引导国民休闲旅游沿着正常、安全、持续的方向发展。

“国民休闲计划”,至少听起来很美。当“过劳死”事件并不罕见的时候,中国民众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是需要休息的。而当“休息”一旦升格为“休闲”,那一份强烈的幸福感真是难以阻挡。从权利的构成而言,劳动是权利,休息也是权利。随着生产力的进步,更多的休息权利被要求实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这一切显然都是从权利的角度说事,但却不一定是“国民休闲计划”的本意所在。

所谓“国民休闲计划”,置换为“国民旅游计划”,似乎也没有什么

不妥。在经济趋向向下的时候,一切刺激性、扩张性经济对策都显得底气十足。这份“国民休闲计划”自然也是其中之一,其本意在于刺激旅游行业的增长,而非关切民生权利的实现,最好不要会错了意思。这不是从道义上的较真,而是直接

是因为它确实大大刺激了国内旅游市场。而此后它的被排挤,是因为它给交通等行业带来了严重的压力。变化的不是黄金周制度本身,而是经济形势的冷暖,在紧缩状态下它大受欢迎,到了过热状态下它一定会饱受诟病。人们在忙于阐述自己

余只好换一种“国民休闲计划”。

不过,客观地说,区别还是有的。黄金周制度侧重于旅游时间的开发,拿出了五一、十一让人们出门旅游。而“国民休闲计划”倾向于目标人群的开发。取消黄金周的时间,现已被零散地分配到传统节日之中。在工具化的思维模式下,黄金周的复辟不是没有可能。更让人悲观之处还在于,动员目标人群旅游似乎并不容易。低收入群体是愿意要真金白银的工资,还是愿意空着肚子旅游,是一个问题。而奖励旅游的提法,很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,让公款旅游借尸还魂。

低收入群体是愿意要真金白银的工资,还是愿意空着肚子旅游,是一个问题。而奖励旅游的提法,很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,让公款旅游借尸还魂。

关系到这项计划的成败。黄金周计划乘兴而来,败兴而去,足以作为前车之鉴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,黄金周计划于1999年开始实施时一片叫好,到近几年来却几乎成了众矢之的。其症结就在于,它不是基于权利的考虑,而完全是一个功利化的制度设计。

主张的时候,不自觉地都将黄金周作为一种调整经济周期的手段,却忘了公众休息权利本身,它的始乱终弃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。唯一让人意外的是,在刚刚把黄金周翻在地的的时候,经济周期却奇迹般地重演了。当我们又一次想要从黄金周那里榨取黄金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,惭愧之

休息、休假、休闲,事关经济刺激,更涉及民众长远的福利与权益。这些方面的制度设计,不能仅仅局限于功利化、工具化的考量,而应当放宽眼界为民众提供更为稳定的利益预期和消费动力。否则,“国民休闲计划”不仅无法避免黄金周制度的命运,而且其拉动旅游市场的效果也值得怀疑。

辩论会

杨支柱(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)

买“呼吸权”比征“呼吸税”更可怕

中国科学院的蒋有绪院士日前在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呼吁,政府征收“呼吸税”,每个市民每月20元。蒋院士的主张立即遭到了舆论一边倒的唾骂和讽刺。试举几例——

每人每月20元,不公平,应该按肺活量大小收,每个公民必须买个二氧化碳排放计量表。

因为治污不力,国家应给每人每月发放肺部损害费200元。

怎样向狮子老虎征税?它们也是环境的参与者,二氧化碳的排放者。

搬到边境去住,呼吸时候,头冲外,呼吸免费的空气。这不走私吧?

……

我查了一下原始报道,原文是这样说的:蒋有绪认为,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,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,“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”。

虽然蒋院士用的词是“买”

“生态基金”,但是“买”不可能成为每个市民每个月的固定行为,也不可能受20元的金额限制,更无需“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”这个前提。

有名为“伍里川”者,在11月20日的城市晚报撰文指出:《“呼吸税”是一种误读》,企图为蒋院士挽回不良影响。不过蒋院士并非像伍里川所说的那样只是没有谈“生态基金”的分红方案,蒋院士的“生态基金”是根本就不应该分红的。如果原始报道属实(我动笔写此文时已经50多个小时过去了,并未见蒋院士辟谣),那么“买”的对象实际上是排放二氧化碳的“排污权”。谁听说过购买了排污权,在排污之外还有分红的权利?如果是这样,排污权岂不要变成抢手货?如果排污权真是需要凭票限量供应的短缺产品,像大饥荒时期的粮食,每人每月只许买20元,那又怎么说是“应该”付出的“代价”呢?又何须蒋院士

来呼吁呢?

何况,呼吸排污权一定要说是“买”,那也比纳税更恐怖,因为纳税是事后的,而购买乃是使用或消费的前提。我们没有权利未经允许使用或消费他人之物,否则物主可以直接阻止这种侵权行为。如果呼出二氧化碳之前我们需要购买这种叫做“生态基金”的排污权,那么当我们偶尔无力购买或忘了购买时,卖主便有权立即阻止我们“排污”,也就是不许呼出二氧化碳。憋死了怎么办?那只能定性为自然死亡,跟饿死一样。我拒绝把自己的粮食给一个饿汉吃,导致他饿死了,或许可以在道德上指责我见死不救,但在法律上我是没有责任的。强制一个排污超标而没有购买排污权的企业停产,甚至会得到公众的拥护。

所以,“呼吸税”的归纳,即使是错误的,至少也是善意的。蒋院士总该不会主张把没有及时购买呼吸排污权的人通通憋死吧?

艾小肥(资深网民)

取消区级政府有利培养“精干型”政府

环保环保,实在难搞。不过难搞也得狠下决心搞。从禁用塑料袋到邀请区长游河涌,广州市政府想尽办法要搞好环境,可雷人的是,本该受益最深拍手称好的老百姓们,当中偏还有那么些少数人把大家都好的事当成是自家来钱的宝。

“拆迁难成为广州治水最大绊脚石”(《信息时报》11月20日),为了在政府的环境治理工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,有人想出“半夜栽死树”的高招。读来不禁苦笑,某些人的“智慧”实在高啊,难怪一个荔湾区的河涌整治费就要高达45亿元。政府搞整治河涌目的也就是为了咱们市民有个大好环境,市民何必占小便宜呢?等到水好了,那时候再在地里种上些能长得活的经济作物,不是更来钱么?

环保为啥那么重要?因为一个好环境可以让我们有个好心情,有好心情自然也就对工作生活都能有热情。“广东将率先推行国民旅游计划,推广带薪休假制”(《羊城晚报》11月20日),这个新闻同样让我们心情大好,虽然具体如何实施,啥时候能实施还八字才有一撇,但是这种为民谋福利谋幸福的事情,政府不妨多想多做。就盼着一天咱们老百姓能自豪地说:嘿,在中国连去旅游政府都给出钱。

“东莞明年1月1日起中心市区全面禁摩”(《广州日报》11月20日),东莞是个什么地方?是个富人很富有,但底层打工仔也很多的方。这样一个地方要禁摩,不知道是因为当地政府认为城市交通已经非常发达了,还是认为当地老百姓个个都有钱买车或打

的?这里面实在有些“管不了就让你不存在”的“土皇帝意识”。那些将行将失业的“摩托仔”中,有许多人是靠着一辆摩托车来养活一家人的。希望东莞市政府在禁摩前先考虑好这些人的“转型”问题,先把配套的工作做好了,再来“一刀切”。

相比之下,深圳市政府的这一作为值得称道:“深圳5年内取消区级政府,实行一级政府三级管”(《南方日报》11月20日)。既然是百姓的公仆,管理上面临困难,就该从自身先找问题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、办事程序过于复杂、权责分配不清稀导致执行能力不强,这种种情况说到底,就是我们需要一个“精干型”的政府来办实事,而不需要养着大批上班还有时间打牌的公职人员。

一语惊人

央视:明年春晚真唱

“神啊,请赐给我一个农村姑娘吧”

——为获村里拆迁补助,西安一高校教师父母要其把户口迁回并娶乡下妻。

出处:《现代快报》

“当时就是想听个响,图个发泄”

——央视前导演冯春多次将别人自行车扛上高楼往下扔。

出处:《楚天金报》

“可减轻处罚”

——台湾男子意欲强奸却“早泄”,法院判强奸罪成立。

出处:台海网

“2009年春晚将都是真唱”

——央视春晚总策划秦新民如是说。

出处:《新京报》

“我亲戚是公安局的”

——南京女子驾车轧伤女服务员,并骂“农村人不讲理”。

出处:《现代快报》

“赵忠祥三个字在中国人民心里是有分量的”

——赵忠祥称不怕被“八卦”,欢迎狗仔队拍他裸体。

出处:《南都周刊》

“包夜300元,干什么都行”

——湖北阳新县一发廊开在政法委楼下,老板推销业务很直接。

出处:《楚天都市报》

“能把最脏的工作做好,就可以把其他工作做好”

——广州某公司培训员工如厕,领导示范大小便标准动作。

出处:《广州日报》

木桦 辑

